

还珠楼主 著

蜀山劍俠傳

全集

远方出版社

蜀山劍俠傳全集

第士集

还珠楼主 著

远方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集 第一章

- 玉貌花娇奇艳千般呈妙相
邪消正胜传音万里走妖娃 (1)

第十集 第二章

- 大熊岭魔火化蓝泉
三柳坪神针诛黑丑 (20)

第十集 第三章

- 彩幔横江禹令神蛛收异宝
奇辉焕斗金轮火剑胜妖尸 (46)

第十集 第四章

- 魅影爆冰魂点点神光散花雨
佛灯飞圣火层层幻境化金蛛 (75)

第十集 第五章

- 玉艳香温秘戏花阴调鬼子
山鸣地叱神雷天降荡妖氛 (110)

第十集 第六章

- 佛法显神通顷刻勾销前后孽
玄功争造化一轮转尽古今愁 (138)

第十集 第七章

- 踏雪赏幽花玉雪仙婴双人抱
飞光惊外道金乌邪幕总无功 (164)

第十集 第八章

- 灵境锁烟鬟绝世仙娃参佛女
厉声腾魅影穷凶鬼祖遇神鸠 (203)

第十集 第九章

- 闭户读丹经明霞丽霄开紫府
飞光摇璧月朵云如雪下瑶池 (235)

第十集 第十章

- 火柱困霜鬟雷泽沙中援道侣
蓝田餐玉实灵空天际见真人 (258)

第十集 第十一章

- 蓦地起层楼仙馆宏开延怪客
清谈矜雅谑碧峰小集啖丹榴 (292)

第十集 第一章

玉貌花娇奇艳千般呈妙相

邪消正胜传音万里走妖娃

妖人见历久无功，不时咬破指头往外喷血。九魔头禁受不住，益发暴怒，只管被太乙神雷打得七滚八翻，依旧此仆彼继，相次急上，九面围攻。刘泉一身势难兼顾，身前的才得打退，身后的又赶扑上来。一个措手不及，吃它扑近伤处，奇寒麻痒立即加增。久闻魔焰炼形十分微妙，九魔所喷血焰，如无师传太乙神雷随时击散荡开，只要被它在离身三丈以内围住，九股血焰上下交合凝成一片，成一火球，将人包围在内，任有宝光护身，早晚也必炼化。人更成了劫灰，形神皆灭。何况魔焰俱有感应，微隙即入。先已受伤，怎能禁受。那太乙神雷依仗本身所炼纯阳真气的元功运用，屡发不已，真元不少消耗。再加先受魔焰侵袭，虽甚轻微，禁不住外有魔焰千丈息息相通，不能不分去一半心神封闭血脉，以免蔓延全身，这也吃了大亏。时候一久，便觉支持不住，神雷威力也随以减退。道消魔长，魔头威焰忽然大炽，眼看危机顷刻，恰值赵、魏二人赶到。

妖人看出刘泉不支，心中大喜。正在加紧施为，忽见敌人飞近岭上停空未下，当是看出厉害，迟疑不进。惟恐胆怯逃遁，急于驱迫魔头早收全功，无暇分身。最厉害的仇敌已然困住，余更不在心上。忙令妖徒出阵诱敌，竟把昨晚所见白骨锁心锤忘却。妖人所炼魔法与五鬼天王尚和阳殊途同归，无什畛域。无如所排魔阵，近年才从鸠盘婆门下大弟子铁姝那里，费尽心思偷学了来。铁姝为此还被乃

师大加责罚，一则没有深传其中微妙，就这样功候还浅，前夜勉强炼成便即使用。那九个魔头必须随时施展魔教中极恶毒的禁法，才受驱策。不似鸠盘婆师徒那样人魔一体，随心成欲，乐于为用。按说此举大为犯忌，法力如差，魔头情急反噬，引火烧身，万无生理。当初传法人也曾再三告诫，全仗未习此法以前，曾费多年苦功用千百凶魂厉魄祭炼而成的这面阴灵幡，做了主幡之用，能将魔头勉强制住，否则也是不敢操切从事。五鬼天王尚和阳乃魔教中有数人物，费去不少心力，伤了无数生灵，才得炼成。锤上五鬼，俱是几个异派有名人物的生魂，虽被怪叫化凌浑解脱一个，只馀四鬼，参上本门妙用传给魏青，不如本来恶毒，但那魔火厉害，也比妖道所炼胜强得多。加以锤上四鬼本身躯体尚在，又经仙法度化，真灵未昧。凌浑已然许它以暴制暴将功折罪。只等功完孽满，仍和王长子一样准其超劫转世。不似落在原主手里永服苦役，终古沉沦。一经施用，无不竭尽尚和阳所赋威力，效忠用命。比起妖人所驱九魔，本非所属，强受魔法拘遣而来，只知按照行法人的法力本领施为，与本身无关。这类魔头名为天魔，实则也是历劫千年的厉鬼幻化。鸠盘婆教下豢役最多，非精习本门心法，不能拘遣。这几个只经过铁姝祭炼驱策，法力尚差。当初铁姝因见林瑞虚心结纳，苦求传授，知他初学，法力不济。一个不小心，妄将本来几个厉害魔头拘来，反倒取祸，并还要受师父嗔怪。才把自己常用比较易制的暂借与他，令其到时指名拘遣。虽然威焰稍次，习性残暴凶恶都是一样。胜则扬焰助虐，一现败势，行法人稍为驾驭不住，得隙便即速遁。一次失败，再也拘它不来。如不见机，强为所难，立致杀身之祸。妖人也深知此利弊，及见阵外魔火潮涌而入，妖徒凶魂连那主幡一齐化为乌有，才得想起，已自不及。惊遽中，还妄想驱遣魔头与敌一拼。

晃眼神光分合之间，敌人业已聚在一起。同时外来四个恶鬼头

颇忽然暴涨丈许，在四丛魔火烟光簇拥之下，满阵飞滚。血盆大口张合不已，所到之处，阵中碧焰齐往鬼口中飘飘吸入，逐渐由盛而衰，由衰而灭。敌人身侧首先现出空隙，那九个魔头也都不知遁向何方，一时都尽。紧跟着三个敌人，除一个执锤的大汉用一道青光护身，指挥恶鬼吞焰破阵外，另一道人联合刘泉已将飞剑法宝放起，杀将过来。当时急怒交加，把心一横，也不再顾忌铁姝传授时诤诫，先将两股黑气飞起，敌住那几道光华。一面施展妖法，变易阵形，遁出圈外；咬破舌尖将口一张，飞出一片血光将四恶鬼敌住。跟着口诵魔咒，拔出佩刀将右手的中指前指节断去，往空中一抛，不见动静。牙齿一挫，又将五个手指前节连连切断。此乃最恶毒的血敕令，不到生死关头，情急拚命，魔头畏难不到，决不出此下策。断到第三指上，只听厉啸之声，若远若近忽然交作，魔仍未至。断到第四指上，阴霾顿起，满阵漆黑，鬼啸之声越加狞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妖人抱着拼死之心，下手甚速，第五指节刚化成尺许长一段血光飞起空中，先前九魔倏地怒吼现形，齐张大口朝空中五段血光抢去。为首五魔各抢吞了一段，随即暴涨，比四恶鬼还大得多，同声厉啸向敌人身前扑去。下馀四魔不曾到口，径扑妖人。妖人早有准备，凶睛暴突，手掐魔诀，朝着刘泉等三人一指，四魔立即旋转，改向三人飞去。

刘、赵二人俱识得这解体降魔之法，比先魔阵还要凶恶，忙喝：“魏师弟不可轻敌，快来这里！九魔已连翩飞来。”方暗道不好，幸那四个恶鬼也跟着暴涨，一起拦在前面将九魔头来路挡住。双方各喷火焰血光恶斗起来。势子一缓，魏青也被二人唤过。只是赵光斗分出两道星光敌住那黑气，馀者各自收转，仍化成一个光网将三人通体包没。刚防卫停当，敌众我寡，头拔五魔已有一个脱出圈外，连同后来四魔飞近光外。这次虽不似先前满阵魔焰如海，但那魔头俱受

禁制，情急无不奋力施为。赵光斗发太乙神雷，终是击它不退；稍为翻滚，重又扑上，磨牙吐舌，口喷血焰，狞恶非常。有诸宝光护身，赵、魏二人还不怎样，刘泉伤处受了魔焰感应，又复不支，殆已极。尤其内中一魔口中所喷血焰，宛如瀑布激射，宝光都被冲荡。每一喷近，刘泉苦难更重，那奇寒麻痒之气几乎封闭不住。幸而赵光斗也精太乙神雷，发觉以后，特为专注；连珠并发，不使近前，才略好些。还算最厉害的五魔有四个被四鬼迎住，苦斗不休，未得近前，否则更是凶多吉少。

这次妖人因是背城借一，孤注决胜。不借以身啖魔，将所得传授全数运用。魔头也因受了禁制，凶威暴发，尽力发挥本能。所喷血焰比前大不相同。如非白骨锁心锤妙用无方，四恶鬼忍苦恶斗，妖人所炼魔焰先被恶鬼吸去，转以资敌，占了几分便宜。这时再有几阵魔焰助势，往宝光外一围，仍是难于幸免。三人想不到困兽之斗如此厉害。挨约刻许工夫，猛听头上破空之声，遥看妖人似知有敌，手掐魔诀，刚喝一声“急”。便听震天价一个大霹雳，挟着千百团雷火打将下来。只听轰然厉啸，杂着一声惨嗥，连九魔头和妖人不知去向，似已一同遁走。自己这面四恶鬼也被雷火金光震晕过去；烟光尽敛，头也回了原形，浮沉空际，生气全无。

满地金蛇流走中飞落下两个少女，一个妙年女尼。三人认得女尼，正是前在青螺峪见过的玉清大师，那两少女却不认得。忙收法宝剑光上前称谢，各自叙见。才知两少女，一是俞允中好友戴衡玉之妹戴湘因，另一个便是卧云村女主人欧阳霜。玉清大师日前往汉阳白龙庵去访素因大师，湘因背地求告，说自己剑术已得师传，只可惜没有一口好剑。闻说颠仙金蛛吸金船元江取宝，内中好些前古戈矛刀剑俱是至宝奇珍，请为设法。玉清大师见她向道坚诚，修为精进，便和素因大师说明，带了同来。途遇欧阳霜，问知奉了师命往天

门岭诛杀妖人。玉清大师近闻林瑞隐藏哀牢山，本有除他之念，便说：“妖人厉害，近年又和赤身教主鸠盘婆爱徒交好，偷学了好些魔法。如不一举诛戮，他必苦求铁姝引向赤身教下。鸠盘婆虽不收男徒，但最宠爱三姝，必定另行授引，又为异日隐患。你用师传灵符，只能破他魔阵，除他却难，刘、赵三人也未必能以伤他。我深悉此阵奥妙，不如同往。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，连魔头妖人一并除去，也是一件功德，结怨魔女我也不怕。”欧阳霜自是求之不得，于是同驾剑光赶来。二人合力，一到便将魔阵破去。彼此略说经过，魏青见锁心锤上四鬼俱都萎顿不堪，心甚可惜，方想收转。

玉清大师拦道：“我因妖人所拘九魔俱是藏番中穷凶极恶的妖魂厉魄，平日为害生灵不知多少；近年被赤身教主魔女铁姝收去，助纣为虐，造孽更多。这类妖鬼本就通灵变化，来去神速。自从魔女得了乃师鸠盘婆真传，因恐功候未到，不敢骤然拘遣大魔和乃师常役诸魔鬼，将他们拘去，加以祭炼之后，益发神通广大。稍一疏忽，必被逃去，又贻无穷之害。尤其妖人林瑞最精隐遁，事在紧急，其势不能先布罗网；并且他已学会魔教中解体化形之法，即使能够堵截，元神也必遁去，只有所拘九魔是他催命鬼。他今日行法恶毒，稍一失势，即遭魔鬼反噬。便当时逃了出去，也必被追上，终为鬼啖。何况还在妄想逞凶抵御，真是自寻死路，再妙没有。权衡轻重，只得任锁心锤四鬼暂受创伤，由欧阳道友发挥大颠上人灵符威力；我用佛家离合神光故伤九魔，不令即灭，仅使急怒反噬，以便妖人无法逃遁。妖人当炼此魔法时，已与九魔灵感相通。适才为肆凶焰，将本身精气附上魔身，益发如影随形，瞬息可及，如何能免一死？家师所传离合神光，能惟心所欲，无穷微妙。妖魂厉魄一被照上，便自难免。等魔鬼伤了妖人，神光也发生妙用，连人带鬼同时俱灭了。虽我早知此锤被凌真人收去，没有一般看待，但神光与上人纯阳真火

炼就的神雷同时交加，受伤自是不免。还算预为留意，只灵气略散无什大害。四鬼早受尚和阳魔法禁制，只知借着尚和阳所赋威力行凶，本性早迷。幸凌真人重施玄门妙法祭炼，稍为省悟，略有一线生机。无奈受禁多年迷昧已深，神光一照又要清明许多。所失灵气，我又能助他早得复原，未始不是因祸得福。为免凌真人见怪，又施当年旁门故技，也说不得了。”说罢，便令魏青手掐收诀等候；自散头发，禹步手掐灵诀，朝左侧一指，便见一团黑气，外面蒙着薄薄一层光华，由相去里许的山石后面飞来，到了四鬼面前停止。

玉清大师将口一张，喷出一股白气，将四鬼头一齐包没，只露出四张鬼口。另手一扬，一声轻雷过处，鬼眼便自活动。望着玉清大师似有乞怜之容，大师喝道：“想你四人与我昔年虽非故交，也都彼此闻名。只为你们恶孽日重，致遭惨报。为妖人摄去，白白助虐逞凶，还受无量苦痛。只等妖人恶贯满盈，伏诛之时，形神俱灭，同归于尽。本来永无超脱之望，天幸遇见凌真人救去，欲用你们以暴制暴，未予消灭，方得有此一线生机。今我见你御敌时情景，竟能在邪法之外，运用本身真灵，拼忍苦难与魔鬼相持。不似寻常旁门法宝上所附妖魂，一敌不过即自退回。虽是凌真人点化，也可见出迁善有心，良知未曾丧尽。适才你们已仗原有邪术吸收不少魔焰，便我不加援手，不久也能复原。一则怜你苦痛太多，二则魏道友还有用你之处，经我佛家神光照过，真灵清明许多。同时威力也要减却不少。为此我在诛妖人魔鬼时，将他形体焚化元神击散之后，不使随形消灭，仅不能各自成形变化，那灵气依然聚而未散。这类魔鬼乃千百年甚有功候的凶魂厉魄，连那林瑞的妖魂俱都厉害非常，现给你们吸收了去，足以助长威力，较前更甚。你们本性渐明，如能善于运用，我再重为冯妇。在此室上加上一重禁制。即使异日与尚和阳狭路相逢，有我和凌真人这两次施为，到时也以力相抗，不致被

他收去了。我也出身旁门，全仗迷途知返，幸遇优昙恩师，得有今日。你们虽为邪宝施威，好在持宝人用以诛邪除害，有功无过。异日功能折罪，得脱苦劫，务要好自修持，方不负我今日这番苦心哩。”

四鬼闻言，眼珠乱转，悲啸不已。魏青看那欲诉难言，欲哭无泪之状，方觉可怜。玉清大师已用手朝鬼前光华一指，喝一声“疾”。光团上便开裂了四个小孔，光中青气激射而出。四鬼头立飞上前，各对一孔，张口便吸。晃眼吸尽，光华也一闪即灭。四鬼重又精神起来，嘻着怪嘴，将头连点，意似感谢。玉清大师朝四鬼画了数十画，手指处，头上白气立即隐没不见，随喝道：“你们速回寄身之处，静候积得功多。凌真人使你们能和常人一样谈话，自在空中来往，就离超脱之日不远了。”赵光斗道：“魏师弟，玉清道友行法已毕，还不将鬼收回。”魏青如法一收，四鬼知难再留，方始缓缓退飞回到锤上，意似依恋不舍。玉清大师叹道：“按说四鬼生前并不算什极恶穷凶，只一念之差，受此苦孽。似林瑞这样妖邪，焉得而不伏诛呢！我们收了他的劫灰，各自走吧。”

众人随往适才黑气飞起之处一看，就适才雷火自天一瞬之间，妖人已然逃出二里远近。这还因有魔鬼追踪，捷于影响。如非玉清大师相助，直非被他逃遁不可，端的神速已极。妖人尸体偏头仰面，手臂一曲一扬，立于危石之下，后脑天灵，左颊、前后心，左右膀各钉着一两个魔鬼。都是红睛怒突，绿毛森森，凸口塌鼻，口中上下两排利齿，左右各有两根獠牙交错，其白如玉的骷髅头骨。此时看去，仅仅寻常碗大，各将妖人紧紧咬住不放，利齿深嵌肉骨之内。妖人只现出青擎擎半张丑脸，眼珠已于突眶而出，神情惊悸中带出几分痛苦，玉清大师说：“魔鬼刚一咬中妖人，神光威力便自发动，仅那残馀灵气被神光裹住，人魔形神俱戮。因恐扬灰四散，有害山中生

物，禁得原形在此，且把他葬入地底吧。”随朝石地一指，喝声道：“开。”“轧”的一声，陷入一个丈许大小深穴，妖人尸首连九鬼头便似奔雪一般坍散坠落，不复成形。再手一指，石便合拢。众人自是惊赞，便刘、赵二人见多识广，见此高深法力也都自愧弗如，心中敬佩不已。玉清大师来时，已向欧阳霜说好，不往卧云村去。刘泉不喜和俗人周旋，又遇敌失挫有些内愧，料知师命步行，必为今日之事，正好和玉清大师同行。虽然欧阳霜挽劝，执意不去。赵、魏二人也不愿去，湘因允中在彼，渴欲一晤，又帮着劝说，才令魏青随往。各自分别起身，赵、刘二人随玉清大师先往苦竹庵相候，魏青、湘因随欧阳霜同回卧云村去。村中五行阵法已经刘泉分手时逼为收去，村人一见现出天日，刘、赵、魏三人又一去不归，好生惊疑，忙向允中报信。允中因师父柬示刘泉有难，应候欧阳霜便同能人来救，相助成功。见阵收后，并无动静，知无他虑。候不多时，魏青等二人便自飞降。相互叙礼之后，欧阳霜向丈夫慰问了一番，便去洞中将三个子女领来，向俞、魏、戴三人叩见。初意颇想令三子女拜在来客门下。允中力说：“诸人入门未久，不便收徒；三男女公子均是美质，异日终有机缘，不必忙在一时。”欧阳霜知是实情，只得罢了。萧逸被难为日无多，三小兄妹藏身石洞，萧清每往探看，总是饰词相诳，出来才知村中闹出这一乱子，乃父兄为妖人所杀。并听说起许多灵迹异事，向道之心益发更切了。

允中和湘因久别重逢，自有许多话说。因刘、赵二人已然先行，又听湘因说玉清大师未到汉阳以前，遇见白发龙女崔五姑，说起允中聘妻凌云凤日内要往岷山白犀潭去送小人玄儿。颠仙恰于此时往借金蛛。自到青螺峪不久，便听师母崔五姑说，爱妻凌云凤现在白阳山绝顶古洞之中，勤参白阳真人所留图解，甚是精进。常日相思，无由相晤。颠仙此行也许能够与云凤相遇，正好托他带上一信。

如能带她同来更好，否则也可略寄相思，互通近况，以后约地相见。惟恐去迟，颠仙已走，恨不能当时赶去。及向主人告别，欧阳霜问知究里，笑答道：“家师本应后日起身，因昨由青螺峪令师那里回来，说是尚有要事，往见神驼乙真人和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的芬陀师伯，须好些耽搁。妹子奉命来时，已然起身先走了，至少须要五、六日才回。此时庵中只有两位慕容师妹和适才去的三位仙宾。家师不在，去也无用。小庵清苦，外子和全村人等感谢再生之恩，坚诚挽留，正好在此小住三日，使愚夫妇略尽地主之谊。到时再由妹子陪了同往便了。”允中闻言，好生失望。湘因和欧阳霜一见如故，甚是投缘，又帮同劝说：“颠仙此行，去也无用。”只得快快而止。欧阳霜此来，本为收采些七禽毒果，约须三日始能毕事。允中第三人知关重要，便往相助，萧逸父子也陪同前往。

欧阳霜初意毒果成熟，消息已在日前泄露；师父又命采得以后，将全林行法深埋土内掩没，上加禁制，留为后用。事后尚且如此慎秘，采时难保不受妖邪侵害。并且昨日妖尸谷晨便令妖人来此作祟，如非刘泉见机赶出，未必不为所毁。强留三人小住，一半也是为此。从到的那一天起，便用师传仙法撒下禁网，每夜子时起，除允中等外，还选出好些门人弟侄相随下手。又分出一人飞空窥望，戒备甚是严密。直到日出，始回歇息。日夜悬心，如临大敌。人多手众，又有能手相助，省事不少。接连两夜便自采集完竣，运回卧云村，密藏三小兄妹所居洞内。将全林如法深埋地下，居然未生变故，只等到时运往元江应用。大功告成，欣喜已极。

欧阳霜听说瑶仙夫妻身受种种苦难，不但尽释前嫌，反倒加倍怜爱。对于瑶仙尤多期许，二人自是感激愧悔。瑶仙苦念绛雪，知各派仙侠彼此多半相识，跪求遇便探询，如能巧遇代为致意，约她回村一见。众人拜师不久，后辈新进，均想不起那救绛雪的黑衣道

姑是何来历，各自随口应了。第三日早起，允中等又复告别。欧阳霜也因使命已完，庵中尚有外客，无事不便再留。萧逸师徒子侄挽留不住，只得恭送起身。四人同驾剑光往大熊岭飞去，相隔还有数里，便见庵前危崖之上一道黑烟急如电闪，破空入云，晃眼无踪。看去竟比各人飞剑还要神速，明是异派中妖邪由庵前遁去。颠仙虽走，玉清大师等俱是正教中能手，现在庵内，断无不知之理。怎又无人追赶，任其遁去？好生不解。心疑有变，忙催遁光赶往落下一看，玉清大师独立庵外，似在凝望四人到来，面上并无异状。欧阳霜心始放定。正各见礼相问，庵中赵、刘、慕容男女四人闻得破空之声，也都赶出。才见面，赵光斗便对四人道：“你我到得再巧没有。玉清道友和魔女铁姝斗法已然两次，适才还在这里，被她师父鸠盘婆唤走，回来稍快一步定会撞上。有玉清大师在此，自然无妨。日后狭路相逢，被她先照一面去，恐就难免暗算了。”魏青问：“是什魔女，如此凶狂？难道白骨锁心锤都敌不住么？”刘泉接口道：“魔女凶狂尚在其次，玉清道友道法胜似我们十倍，尚且顾忌，不肯伤她。连我的赵师弟都令避过，你那锁心锤算得什么？玉清大师道友已将她逐走，还不是怕你们回来遇了，受她暗算么？”魏青自知失言，脸胀通红。玉清大师道：“魔女已不会再来，且喜诸位来时不曾相遇。我尚须代庖布置，同至庵中再为细谈吧。”说罢，众人一同入庵，到了欧阳霜房中落坐。玉清大师后洞有事，自行去讫。

众人谈询前事，才知那日分手后，玉清和刘、赵二人还未飞出天门岭，便听异声传来，如远如近。大师识得究里，知是魔女铁姝。发觉借与林瑞的九魔头为人所伤，赶来寻仇。因六人两地飞行，尚幸未朝欧阳霜等三人追去。九魔形神俱化，失却感应，铁姝只向天门岭赶来，因见自己剑遁迅速，所以舍此就彼。如不应声，必当巧值路过，返身往追欧阳、魏、戴三人。魏身带白骨锁心锤，不必动手便

易识破，再不见机决难免祸。玉清大师才一入耳，忙即低嘱刘、赵二人速隐身形，千万旁观，不可上前。随即飞落向来路空中喝道：“妖人林瑞乃我诛戮。何方道友，请来相见。”说也真快，刘、赵二人先听身后怒喝：“何人伤我教下神魔，速停答话。”声如泉鸣，听去约有五、七里远近。玉清大师匆匆低嘱几句，隐身飞落。只是瞬息之间，遥望来路高云中似有黑影微掣，少说相去也在十里以外，等玉清大师话才说了两句，立即应声出现。面前黑烟飞动处，突然多了一个身围树叶，持一钩一剑，披发赤足，裸臂露乳，面容死白，碧瞳若电，周身烟笼雾约，神态服饰无不诡异的长身少女。刘、赵二人久闻赤身教主大弟子铁姝之名，尚是初会。平日炼就慧眼，竟未看出从何飞落。玉清大师既嘱隐身旁观，全神贯注，定是劲敌。也就不便妄动，各自暗中戒备不提。

魔女铁姝一现身便怒喝道：“伤我神魔的就是你么？林瑞不是我赤身教下，以前因他苦求，情不可却，始行传授。又不听我良言，自取灭亡，我不管他。我那神魔百炼精魂不易消亡，天门岭并无踪迹，不知被你用什么方法收去。这不是什法宝，你收了去无益有害。省事的急速放出还我，万事皆休。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做鬼都受无边苦难，休说我狠。”玉清大师见她情急，也不插话，容到说完，才从容笑道：“听你说话，想是赤身教主门下弟子铁姝道友了。贫道玉清，恩师神尼优昙。我与令师鸠盘道友曾有一面之缘，与你却未见过。彼此两无干犯，何苦说此狠话？”铁姝一听敌人师徒姓名，微微一惊，突又抢口怒答道：“你就是玉罗刹么？以前果然两无干犯，可是今日你所收九魔乃是我借与林瑞的，你得去无用，即速还我，彼此交个朋友多好。”玉清大师笑道：“我既未轻涉魔府，也未冒犯道友，就是诛杀妖魔，也与贵教无干。你那九个魔鬼，我只当是林瑞所炼妖魂厉魄，不知道友所借。如在自然奉还，无如已然被我用佛法

连妖人一并化去。现已形神俱灭，随风吹散，如何还得？事出无知，改日再行登门负荆吧！”

铁姝闻言，眼闪凶光，大怒道：“你说得好轻松的话！凭你会不知我所炼神魔来历？再说你杀林瑞或者还可，要将我神魔消灭，谅你无此本领。”玉清大师冷笑道：“区区妖魔岂值一击！我才放出离合神光便即消灭，不然我身在佛门留它何用？”铁姝益发暴怒道：“是真的么？”玉清大师道：“谁还骗你不成！”铁姝暴跳道：“该死贼妖尼！我因师父不许和你们这伙人争斗，好意相商，免伤和气。谁知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将我苦炼多年的神魔化去。再不杀你，情理难容！”嘴里说着话，手扬处，便是三股烈焰般的暗赤光华飞出。玉清大师将手一指，先飞起一道金光将三道血光一齐圈住，喝道：“你休不知好歹！这子母阴魂和污血炼就的‘血焰叉’，只能污秽寻常飞剑法宝，却奈何我不得！我不过看在令师面上，不与你一般见识，不愿毁你师传法宝。此时知难而退，胜负未定，两俱不伤情面。如再不听忠言，执迷不悟，到了无法保全容让，那你就悔之无及了！”

铁姝师传“血焰叉”专污各正派飞剑法宝，最是厉害，向例不许轻动。因见林瑞九魔俱为玉清大师所戮，劲敌当前，又当盛怒之下，恐别的法宝不易取胜，满拟此叉一出，敌人纵不即毙，也必难以抵御。如用飞剑迎敌，更非被污损灭不可。不料敌人飞剑神妙，不畏邪污，金光竟将三根血光叉一齐裹住，叉虽未伤，大有相形见绌之势。再听了这一套话，生性好胜，又是出世以来初遭挫折，不由又惊又急，大骂：“贼尼！有本领只管施展出来！那个和你讲什情面。”随说冷不防暗运真气奋力一吸，欲将飞叉急收回去。玉清大师因知鸬盘婆厉害，此时数运未终，不愿轻于和她结仇。打好主意，处处容让留心，不使对方过于难堪，以为日后与乃师见面好有话说。上来只守不攻，不俟铁姝再三逼迫，决不还手。知那血焰叉共只九根，乃鸬

盘婆镇山之宝。新近才传给门下三姝，最是珍重。看出铁姝恐又为己所毁，暗行法收回。心想就此被她收去，必不承情。也暗运玄功将手一指，金光立即大盛，将血光裹了个风雨不透。铁姝见又被金光困住，不能取转，方识敌人真个厉害。如若失去，何颜回见师父？一时情急，正待施展魔法与敌硬拼；忽听玉清大师笑道：“铁姝道友无须惶急，我决不伤害令师所炼之宝。你如不愿用它，各自收回好了。”说罢将手一抬，金光便自舒开，长虹一般停在空中，只将血光挡住，不再围困。

铁姝反被闹了个急恼不得，念头一转，突又大怒，一面收回飞叉，更不答话。回手挽过脑后秀发衔在口内，咬断数十根，樱口一张，化成一丛火箭喷出。玉清大师料她是想将金光引开，暗中还有施为；表面仍作不知，故意用金光将那数十枝火箭敌住。果然铁姝是看出金光厉害，诸邪不侵，恐敌人用以防身，借此将它绊住须臾，以便乘隙下手。这里金光飞起刚将火箭围住，忽然天旋地转，阴风起处，面前光景顿晦，无数夜叉恶鬼带起百丈黑尘潮涌而来。那弥空黑雾竟似有质之物，仿佛山岳裂崩，凌空散坠，来势更是神速非常。如响斯应，不似林瑞所排魔阵，还有好些施为做作。刘、赵二人听出妖雾沉重，知道厉害。忙即悄悄遁开，以免波及。刘泉还想用寒犀照暗助一臂时，就这心念微动之间，玉清大师身上倏地涌起一幢金霞，将身围住。那妖烟邪雾为金霞所阻不能近身，也是越聚越多。雾影中鬼物更是大肆咆哮，怒吼不止。金霞映处看去声势也颇惊人，只奈何玉清大师不得。隔不一会，飞剑将火箭消灭，金光掣回，立即伸长化成一圈，围在诸鬼物外面。玉清大师见无败理，方大喝道：“铁姝道友，你不听良言，苦苦相迫；我因看在令师面上不愿伤你，即速收法回山便罢。再不见机，我为脱身之计，只好发动离合神光。即使道友能免佛火之厄，你这些修炼多年的妖魂恶鬼又要化